

憲

章

錄

十

憲章錄卷第二十三

宣德四年巳酉  
至六年辛亥

四年春正月戊申朔 免宣府各衛軍士給京薪炭  
初宣府十七衛所歲辦薪炭給京師 上聞之言邊  
軍豈應重困命行在工部免其薪炭 上居齋宮召  
楊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  
於善道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報稱上曰但覺朕  
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卽爲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  
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  
心 二月 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云出滁州來安

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 上命羣臣觀之胡

濛等請上表賀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

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

騶虞之祥於德弗類唐太宗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

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

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卿等宜共謹之若騶虞

其免賀 吏部奏六科給事中駁出河南浙江等布

政司及諸府縣并土官等衙門奏本字有洗補錯謬

者皆屬不敬其布政使蕭省身等官俱應逮問 上

曰此治文書者之罪官則一時倉猝失點檢耳俱勿

問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傳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竒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盖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盖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殲用王梁豈不誤哉 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爲廣東高安縣典史彥昌在府先以丁憂

去後高煦敗服闋遂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至侍郎  
郭璉奏彥昌在任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之罪  
上曰一時同預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去乎  
不聞漢窮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彥昌但治其服闋不  
起降一等 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  
軍機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  
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今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  
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又凡遣人  
齎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  
一驢若齎勅人有事回奏者可與一馬從之 三月

免四川茶戶徭役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

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夏四月

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

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祿

米蓋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

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  
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  
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  
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尊親親各  
有效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予嗣  
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祖時  
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  
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  
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寃何抑  
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



託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  
發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  
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  
不可得矣亮之 上虞縣人李志道充楚雄衛軍死  
而無繼止有孫宗侃已鄉試中式而衛尤追補軍役  
有司達於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  
其軍伍俾讀書會試以自效 上從之曰祖宗立法  
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  
之用乎 山西代州儒學署訓導事舉人曹鵬上章  
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堪爲人師願就太學讀書或

授別職亦得自效 上謂吏部曰凡人不自滿者其志可嘉可授縣幕俾習知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遂改江西泰和典史 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徙隆慶州永寧縣黑峪巡檢司於紅門口時巡按御史王聰言黑峪口已置官軍戍守其西

南三十里有紅門口正當居庸關北天壽山之後有  
路通昌平軍民逃逸者皆由此請移黑峪口巡檢司  
於紅門口爲便遂徙之 南京進鮓魚薦奉先殿獻  
皇太后畢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特賜鮓魚醇酒加賜御制詩有樂有嘉魚之句  
士奇等霑醉獻和章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  
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付託 五月 命禮部  
尚書胡濙兼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兼詹事郭璉陞  
本部尚書罷其兼職故有是命 兵科給事中戴弁

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

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附  
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 上嘉納之  
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書與  
寧王權曰所諭欲得灌城一鄉田土與衆子耕牧朕  
不吝惜但戶部言灌城之田一千六百一十七頃鄉  
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田况庶子郡王自有  
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與田地之例若從叔祖所言  
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爲  
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倣叔祖所言豈不背違祖訓而  
損賢德故撥田之喻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 陽武

侯薛祿奏神機營官軍初留一萬五百六十人於古北口守備議於內地衛所選補其缺今久而未補乞如前議上命兵部補之 福建福清縣民奏縣之光

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壞田荒永樂中縣民嘗奏請築堤工部移文令農隙用工至今有司未魯興築民不得耕 上命工部責

有司脩築因諭尚書吳中曰陂池堤堰民賴其利外無賢守令舉其政爾宜申飭郡縣務及時脩濬慢令者罪之 六月 秋七月 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

上視朝退因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

足自漢以來莫及議者謂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  
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  
唐初間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力役煩興費用無  
度天下凋敝隋文勤政節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  
哉且如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  
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  
日繁財賦自足使煬帝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  
敗亡哉 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  
經奏請擅收將軍令帶刀入直 上命都察院同錦  
衣衛鞠之諭之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

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閣忘  
解佩刀以勲親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  
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一給事  
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  
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  
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倡優  
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  
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倣若流而不返豈  
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  
論之 者劉觀死罪併其子輻俱充軍觀爲都御史

貪賊狼籍敗壞憲體輻貪淫狼悔靡所不至 上初  
有聞猶以觀舊臣曲容及御史劾奏其父子之罪備  
得實狀然後發之至是法司論觀斬罪輻應流上曰  
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與子輻及  
其黨御史嚴暄李綸郎中許性等皆發遼東充軍  
八月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  
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  
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脩和爾等尚思委  
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  
家有賴爾亦有聞於後矣其懋勉之 加交趾布按



二司兵部尚書陳洽恤典洽常州武進人洪武中爲兵  
科給事改吏部郎中太宗嗣統陞本部侍郎改大理  
卿命將征交趾洽叅贊軍事兼總兵餉初交趾平置  
藩臬郡縣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與洽協謀新附之  
民莫不悅服洽還朝陞兵部尚書後仍往交趾協贊  
軍事洪熙元年召福還洽代之仍叅贊軍事內官馬  
騏苛徵暴斂洽不能制黎賊遂反洽同總兵官王通  
率兵分道擊賊戰於寧橋洽被執不屈死之至是事  
聞上惻然謂侍臣曰大臣以身殉國可謂忠矣贈  
榮祿大夫少保謚節愍遣官卹其家祭之官其子極

爲刑科給事中 河南右布政蕭省身卒省身江西  
泰和人永樂初進士預脩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進  
郎中蚤暮勤勞廉介自執名實孚于上下超遷河南  
右布政時河南頻歲旱蝗省身一務寬恤郡縣承風  
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自容已過每有小  
失輒赧然面赤即改圖焉卒年五十君子惜之 九  
月 遣將出塞燒荒 申明栽種桑棗之令時有建  
言洪武中命天下栽種桑棗今民之無知者砍伐殆  
盡存者亦多枯瘁有司不督民更栽以致民無所資  
乞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 上曰古人

宅不毛者有里布祖宗養民意甚至爾戶部其申明  
舊令務求成效毋事虛文 大理卿胡槩奏臣奉命  
巡撫蘇松及浙江諸郡訪知嘉興舊有陸贄祠湖州  
有胡瑗書院蘇州有范仲淹祠魏了翁書院今皆頽  
毀欲從宜脩整未敢專擅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  
崇祀先賢蓋以表勵後進宜從所請 冬十月 常  
州府同知張宗璉卒宗璉江西吉水人由進士爲翰  
林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嘗錄囚廣東人稱長者以其  
恤民改常州府同知視民如子時朝廷遣御史李立  
清軍銳意得軍爲功凡軍戶絕者必取同姓人酷刑

使承宗璉不阿御史意遇有誣枉必力辯理御史怒其異已數詬辱之宗璉憤鬱疽發背死喪歸屬邑民皆哭送之立祠江陰之君山同時有蘇州同知張徽山西人酷暴奉御史風旨專誣執民爲軍辯者輒死杖下民率誣服後爲怨家所訴逮繫京獄御史成規惡其虐民痛杖之竟死獄中鼠啖其目精人皆稱快

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當置閘其徂徠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脩濬庶有停蓄通利

往來從之 十一月 有建言洪武求樂中法制有

當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

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

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

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為彊騎再變為方鎮遂使

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

有定制其後變為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

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

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常得

李沆其人任用之豈有改祖法之事 十二月

戊戌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

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

榮金幼孜楊溥等進太宗仁宗兩朝實錄 吏部奏

選官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上曰省官安民之

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

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

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

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

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

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

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初天下朝覲

官至京 上命行在吏部廉察其賢否又令方面官各具所屬官貪虐及不稱職者上名吏部至是吏部奏貪汚者二十五人當充邊軍老疾及鄙猥無能者五十五人當北京爲民上曰老疾者鄙猥無能者皆罷歸爲民貪汚者民之害宜發戍邊 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謚忠靖原吉湖廣湘陰人洪武中自太學生擢戶部主事曹務悉有條理陞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人咸悅服太宗即位陞尚書北虜犯邊太宗將親征原吉請遣將平之無煩六師忤旨收繫之仁宗嗣位復其官上嗣位尤重倚任

云 徙開平衛于獨石初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沈阿賽峰黃厓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旣棄而開平難守至是遂城獨石而徙開平衛于此棄地蓋三百里云 二月 光

祿寺厨役訐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



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  
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  
而論所繫豈輕 乙未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  
獻陵車駕發京師 三月 壬寅駐蹕陵下開平守  
將陳邊務數事上舉其屯田守備可行者付所司施  
行 戊申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遙  
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  
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旣而中官語  
之乃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  
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

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庚戌 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  
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  
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  
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  
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  
是之勤哉蹇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  
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  
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柰何敢怠曰冬其遂  
逸乎曰冬然後熟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

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  
工爲賈度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  
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  
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  
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  
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  
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  
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  
且曰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  
聞其言喜賜之食旣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

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  
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  
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  
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  
晏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  
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  
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  
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成國公朱勇兵部尚  
書張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鞏  
昌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

代必俱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兌換又山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緣海備倭者緣海衛所却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隸安慶諸衛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兌換上悉從之上御奉天門策會試中式舉人上

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

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  
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  
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懃德尤多漢高帝及我  
朝 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  
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脩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前  
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  
以爲至論 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夏四月 重脩玉牒成 五月 工匠有告內使  
竊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其制過於御用器者 上  
命付法司治之如律 陞禮部郎中况鍾等九人爲

知府先是上聞除郡守須由資格多不稱任甚至有貪黷暴刻者至是吏部奏郡守缺九員上命六部

都察院堂上官舉京官之廉能者擢用之豹房勇

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

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

爾欲圖得之邪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

此人今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一百以一百斤枷

號令警衆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輕易犯法者

恃中官爲之救解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

須覆奏始行 六月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

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  
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  
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  
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  
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  
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  
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其  
肅寧夏缺絲綿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  
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  
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



遣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琰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  
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秋七月 上

宴閒與待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  
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  
傳之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所歸蓋非偶然唐虞  
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  
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  
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  
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八月己巳朔

日當食陰雨不見禮書胡濙以爲即同不食請率羣

臣上表賀 上不許因勅羣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  
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  
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  
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  
可欺歟朕尚圖脩省以仰答天意方賴爾羣臣匡其  
不逮其止勿賀 上罷朝謂吏書郭璉等曰東漢初  
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  
潔廉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  
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

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  
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  
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潔士卿宜爲朕甄別以聞朕  
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陞禮  
部右侍郎李琦爲湖廣左布政使鴻臚寺卿徐永達  
爲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爲楚府左長史  
上語學士楊溥等曰民之休戚係庶官之賢否何術  
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  
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徒

嚴薦舉精考課譬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此豈可

得今當崇重學校慎選師儒以責成之 南京江西  
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狝侍郎余士吉曠職  
濼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病死  
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過達者安  
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  
獄卒縊死於獄皆由狝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  
已淒問狝等亦當罪之 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  
罪豈可恕也旣又曰狝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召  
之來令都御史熊槩兼理刑部 遣吏部郎中趙新  
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

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本等言於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合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饑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旣而本等惑於人言今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

擾本以聞於上事竟不行 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

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九月 陞吏部

郎中趙新爲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左侍郎禮部員外郎吳政爲禮部右侍郎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刑部員外郎曹弘爲刑部右侍郎

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各省兩畿總督  
稅糧新江西倫浙江政湖廣謙河南山西弘北直隸  
府州縣及山東忱南直隸蘇松等府縣 有獻歷代

紀年圖者

上覽旣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

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

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

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

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

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敝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

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劫

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盖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爲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



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矢慈母若不爲伸寃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耆民父老相率跪訴于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民心姦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嚴暄伏誅暄初爲南京御史數受賕御史劉弘道奏黜之暄賂左都御史劉觀得復職右都御史顧佐劾御史之貪淫無耻者十餘人而暄爲之

首俱謫吏於遼東各衛暄不受役潛逃至京仍造詞  
脅取財物 上命三法司鞠之奏暄所犯應死上命  
戮於市 車駕巡近郊 冬十月 丙子車駕發京  
師 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  
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  
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  
之 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  
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  
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  
鑒戒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

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  
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  
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車駕至京師 十一月

直隸廣平大名等府縣奏久雨河溢滄沒苗稼無  
收 上命戶部蠲其稅 十二月 上謂吏部尚書

郭璉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當爲朕擇才昨郡守  
多缺乃命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  
有得即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  
材館錄是也自今宜留意璉等皆頓首 庚辰先夕

大雪是日早朝罷 上示羣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  
宴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羣臣遂進  
和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之  
序 閏十二月 文武羣臣以含譽星見上表賀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綸謫戍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  
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  
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 上命追所受贓及舊  
給勅命發戍遼東邊衛 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  
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死節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  
祀巡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閻宋元以來俱命守

辛亥

臣祭之 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  
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  
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 兵部尚書張本卒本山東東  
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  
率耆老詣軍門朝陞揚州知府內難平歷工部侍郎  
以至兵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  
錄高煦餘黨則脅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 逮巡按

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之實  
學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治

道無所不載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竒巧蕩上心者自見於踈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䟽怒曰蠻啗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辭若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 三月 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

并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  
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曰朕惟爲  
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歛重本抑末便  
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夏四月有星孛於東  
井五月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  
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  
軍官據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  
爲便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六月遣禮  
侍章敞通政徐琦齎詔命安南頭目黎利權署安南  
國事賜憲義等招隱歌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

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  
招隱者與之俱遜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  
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  
示卿等 秋七月 上幸楊士竒宅時上頗好微行  
一夕漏下二十刻出臨士竒宅士竒倉皇出迎上已  
入門士竒俯伏言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  
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  
竒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  
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  
竒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臣迨今中心惴



實錄卷三十三  
三十四  
慄未已豈敢言謝弘復命上仍遣賜士竒白金文綺  
明日士竒入謝上曰自今如汝言不復徼行 八月

常州知府莫愚奏守令親民之官而黜陟臧否出  
自朝廷邇來公差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以廉謹者  
爲貪污以諛佞者爲正直乞加禁止庶善有所勸惡  
有所懲 上命吏部公差官有如此者指名陳奏處  
置 忠勇王金忠卒初名也先士干元太保不花六  
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太宗嘉之封  
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  
虜忠奮勇當先有斬馘功四年陞太保其卒也 上

甚悼之賜祭葬

九月

熒惑犯南斗

冬十月

都督陳懷等討松潘番寇平之

戶部定官軍兌運

民糧加耗則例

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

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宮校虐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

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  
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十一月 安  
南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謝罪貢方物栗等又同  
頭目耆老人等奏請求封內稱欽遵勅命大集國人  
徧行詢訪陳氏子孫委的無存臣等切惟本國地不  
可無人管攝而黎利未奉朝命臣等所以懇款陳詞  
伏望兪臣所請使黎利得以守土南荒奉貢天闕上  
以弘聖天子一視之仁下以蘇一方生靈之命 上  
納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嘉興府海鹽縣  
丞 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

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  
防弊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  
所爲事少不如意即詣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上  
亦惡其訐故有是命 十二月 丁未大學士金幼  
孜卒幼孜江西新淦人由進士擢給事中求樂初改  
翰林檢討陞侍講太宗巡狩北京及親征北虜皆預  
扈從仁宗嗣位累陞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至是疾作不起贈少保謚文靖勅有司給驛歸其  
喪幼孜爲人簡易沉默論事必正眷遇雖隆而自處  
益謙臨終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曰君子所耻年

六十四

憲章錄卷第二十三

憲章錄卷二十三

二十六

憲章錄卷第二十四

宣德七年壬子至

正統五年庚申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辛巳少詹事兼翰林侍  
讀學士曾祭卒祭江西吉安永豐人爲人溫雅英邁  
喜推薦士士窮流落不偶者多賴以濟卒年六十一

二月 三月 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等

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十之三以蘇民  
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  
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果然則  
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

必行卿等當體朕意溟等皆頓首謝 大通關提舉

司吏文中自陳臣廣東瓊州府儋州昌化縣學生朱

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因病未及會試繼丁母憂宣

德六年八月至部以違限充吏切思海外之人本國

光顯今乃論謫為吏伏望聖恩矜念 上命禮部試

驗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下科會試 夏四月 募

商輸粟塞下 五月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

道路先是陝西叅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

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

盤山巖蜚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經

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爲便旣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司覆實至是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巡檢司

太原忻州民人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如鱗巡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巡按三司視之咸謂其爲龍馬輿而進之禮書胡濙請偕羣臣上表賀 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日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上



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  
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  
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  
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  
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六月巡按湖廣御史  
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  
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  
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  
倉廩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  
乞令府州縣修倉廩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

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 上諭戶部曰此祖宗

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 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

地眇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竒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上御武英殿翰林儒臣侍因論漢唐開創輔臣侍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天

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於遭際何如耳 上曰然如

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

畫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爲難也 上燕閒閱內庫書

杜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

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

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

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

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蘇州知府况鍾

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

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姦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

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  
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  
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闕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諛  
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  
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  
全伏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上

登萬壽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畿山  
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  
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  
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

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  
祖之法足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搆大  
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乂至順帝在位旣乂肆意荒  
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  
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  
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  
曰桀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 陳瑄言高郵郡城西  
北湖中有神祠古碑載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  
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昭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  
曰康澤至今其神有靈禱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

燠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 上謂禮書胡  
澗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如瑄所言有應其  
令有首以時致祭 八月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  
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者  
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猗蘭之詩以示意已  
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  
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爲心又  
兼以忌嫉注念故徃徃視朕言爲虛文吏部怠忽至  
此其降勅責之仍命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及  
郡縣官之昏懦不才者罷黜之 陞吏部考功員外

郎魏驥爲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爲右諭  
德福建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學教諭  
彭琬爲翰林編脩皆以京官三品以上所薦也 巡  
撫侍郎周忱奏置蘇松等府濟農水次等倉 釋故  
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 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  
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  
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解送京師旣  
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  
奮前捽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永無狀逮至上曰丞  
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且宥之侍

臣或言銘醕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  
任上曰朕旣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九月

御史包德懷給事中虞祥等劾奏順天府鄉試關防  
不嚴致有詐冒請治提調官府尹李庸監試官御史  
梁廣成等罪 上命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科舉求  
賢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已御史給事  
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則奸弊  
露矣 蘇州府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  
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  
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



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䟽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䟽濬則一方未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直隸隆慶

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政司以聞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

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人臣

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  
以干憲典羣臣皆頓首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

月

八年春正月乙卯朔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

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  
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禮部中式舉人賜曹鼐

等九十九人進士先是萬舉鄉試授代州學正辭爲

泰和典史至是及第第一

禮書胡濙同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人二十四人以聞 上命

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送翰林院令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

夏四月

山東旱饑

五月

四川盜起副都御史

賈諒討平之

六月

上以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

之作閔旱之詩示羣臣

秋七月

上與侍臣論漢

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宗英武過

高帝者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

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八月

熒

惑犯南斗

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

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脩周必大楊邦乂胡銓

楊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  
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脩葺祠宇

閏八月 彗出天倉 九月 冬十月 丙寅平江

伯陳瑄卒瑄廬州合肥人自少機警有智畧善騎射  
初襲父職爲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尋陞右軍都督僉  
事建文中命瑄總舟師江上防禦靖難兵至江北瑄  
以舟迎濟封平江伯卒謚恭襄 十一月 賜朝鮮  
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上謂吏部尚書郭  
璉等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卿其爲朕選

擇之明日璉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少傅楊士奇楊  
榮出題試于廷中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  
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昇七人以聞  
令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諭俱歷事六科  
以備用 十二月 甲寅戶部尚書郭資卒資河南  
武安人洪武乙丑進士卒年七十三追封湯陰伯謚  
忠襄資平生一介不苟取旣卒家無餘貲云

甲寅

九年春正月己卯朔 二月 行在戶部員外郎羅  
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  
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

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常州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爲翰林庶吉士與脩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陞員外郎郎中山東妖婦唐賽兒倡亂三司官坐視不奏皆得罪命廷臣簡代者擢民山東左布政車駕北征民督運饟至沙漠撫恤有方雖勞不怨旣還偕御史考察郡縣官黜陟甚公宣德二年同考會試明年命署南戶部右侍郎尋改刑部紀綱脩舉

宿弊頓革存心寬恕持行廉潔卒年五十九終身不負所學云 三月 廣西總兵山雲奏交趾黎利已

卒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問黎察構黨讐殺良

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

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於廣西龍州

及太平府居住 上勅雲曰黎利本起賤微因奉陳

暲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察

實建立而彼遽奏暲死暲之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

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

義如此宜爲天所斃也爾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阮

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凡所食用皆官爲處  
置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 上與侍臣論兩  
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  
及平吳之後頗事游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  
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闈致戎羯之  
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  
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  
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  
年亦爲幸矣 上曰昔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  
立失宜託付非才羗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



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又安之道哉 夏四月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噴等部皆應之 五月 河南按察使朱仲安卒仲安浙江蕭山人由學官陞常州武進縣主簿又陞本縣知縣坐累降定興縣丞以薦授御史陞湖廣按察副使調交趾復坐累降御史秩滿陞河南按

察使仲安以學行見知於仁宗一日願侍臣曰朱仲  
安今御史之翹楚也盖有意進用之而宮車上賓矣  
仲安居官廉臨事必存大體云 六月 工部尚書  
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爲  
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䟽鑿長二十  
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可泄水勢 上曰盛夏炎

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上

將率師巡邊命蹇義楊士竒楊榮胡濙楊溥吳中等  
扈從 癸未車駕發京師 丁酉駐蹕洗馬嶺 庚

子回鑾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端字正夫河南滎

池人潜心理學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父母  
曲盡孝養年荒勸賑一方賴以全活在霍學年乂士  
子服習教化郡人亦皆熏炙唯禮義是尚後調蒲州  
霍諸生上章懇留從之竟卒於霍郡人如喪考妣學  
者稱爲月州先生 冬十月 都察院右都御史熊

槩卒槩舉進士擢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蘇松  
常鎮杭嘉諸處所至恩威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稱  
陞南院右都御史會顧佐有疾召掌行在都察院槩  
頓改素節徇子第之欲虧廉潔之行君子惜之 翰  
林學士沈度卒度松江華亭人初以善書被薦入翰

林累進翰林學士貞靜不苟初入翰林鄉人李至剛  
爲禮部尚書得君氣勢赫赫希附者曰奔走其門度  
未嘗造謁閉戶鳴琴賦詩以自樂云 陞南京國子  
監司業陳敬宗爲南祭酒 十一月 鑄宣德通寶  
錢 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諭周之王業及成  
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  
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  
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  
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  
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

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  
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  
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承  
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 瓦刺順寧

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  
還并齎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  
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  
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  
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旣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  
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分投巡視京

通鑑各草場光祿寺甲乙等庫象牛羊等房禁革奸  
弊一年一代云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  
法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  
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  
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  
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乙卯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 乙亥 上崩於乾  
清宮壽三十八 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  
符入內浮言籍籍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皇太子

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

二楊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壬午

皇太子即皇帝位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憲天體道

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尊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聖母皇后孫氏

爲皇太后封皇弟初鈺爲邠王命楊溥復入文淵閣

溥丁憂起復爲禮書兼翰學至是復入 釋御史陳

祚囚復其官 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謚忠定

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性乏耿直遇事脂韋王紳謂

其與時浮沉李賢謂其依違承順唐之蘇模稜宋之

三旨宰相蓋其人云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五

月 以王驥為行在兵部尚書 六月 戊申葬景

陵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叅贊南京軍務時楊士

竒等言上初嗣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本重地

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叅贊遂永為定制

秋七月 八月 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九月

勅脩宣宗實錄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 以

鎰為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 以徐

禧為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禧常州江陰人吏員出

身小廉曲謹阿附權勢馴致顯擢 以兵部右侍郎



王驥爲本部尚書 以黃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

冬十月 以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涼 十一

月 十二月

丙辰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 上御經筵開講以

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

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

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脩撰馬愉曹鼐並充經

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

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考功郎中李茂弘致

仕時中官王振用事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

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楊士奇以侍講劉永清才堪繁劇薦爲廣東右布政使 二月以僉都御史王翺鎮守江西 三月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周旋等進士一百人省元劉定之名在一甲第三是科又得李秉崔恭 命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遞減稅糧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減秋糧八十餘萬石別府有差 上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叅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朶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援遇虜而退虜

隨逼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徼賞車  
劾其罔上不法諸事請寘之法又劾奏寧夏守將失  
律詔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車公嚴執法可當師  
帥之任故有是命仍以白金文綺賜之 以山東左

布政劉中敷爲戶部尚書 以應天府尹鄭棗爲兵

部左侍郎 夏四月 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旻

等分道督捕之 五月 始設提學憲臣南北直隸

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專勅責

成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以御史薛瑄爲山東提學

僉事 六月 以江西左布政陳智爲右副都御史

詔免先聖賢子孫差役 閏六月 秋七月 徙

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八月 九月

張瑛卒 冬十月 車駕闕武于將臺 十一月

令僧錄司造周知冊初洪武中凡僧人給授度牒令  
僧錄司造冊凡所度僧人姓名在京在外寺院俱以  
次編其年甲籍貫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  
俱載於僧名之下頒示天下僧寺凡行脚至者以冊  
驗之或有不同即拏送有司解京治罪容留者罪亦  
如之名周知冊至是令復照舊攢造 十二月 命  
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諸邊先是鎮守平涼等處

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逗留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爲解亨信劾貴敬等老師玩寇侵尅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 上乃勅王驥巡邊整飭軍務許以便宜行事

丁

二年春正月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

榮楊溥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 上東立

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人顧謂上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

則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

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於是  
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  
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且聽皇帝  
洎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再令干國事初宣廟崩太后  
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  
不差政在臺閣委用三楊上初即位詔凡朝廷大  
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  
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即以帖開某  
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所開  
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二

月 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阿

台朶兒數寇甘涼王驥巡邊至甘肅稽關邊備見莊

浪來昌山丹路俱廢烽埃軍無紀律大會諸將于轅

門問先年大軍遇虜畏敵不畏軍令者誰最甚咸曰

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狗于衆曰自今遇敵畏縮

者視此三軍股慄因大閱士伍謹斥埃嚴部伍勤訓

練利器械軍容肅然 楊士奇薦御史彭勗提督南

畿學校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

起勗江西水豐人永樂乙未進士 六月 僉都御

史魯穆卒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遷福建僉事超拜  
前職剛正清慎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餘貲既沒  
無以爲歛公卿賻治其喪而還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虜入甘肅王驥督諸軍禦之 以温州知府

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

年以前藩臬二司及府州正官惟聽吏部所舉權衡

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

勅令大臣保舉自茲得人遂多間有一二非才蓋緣

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徇私不公所致昔唐太宗命在

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



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  
先帝良法伏望聖斷仍遵先皇帝勅旨行但所舉之  
人籍記舉主後有犯賊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  
畏不敢徇私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冬十月 進  
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  
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後患車曰  
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耽宴樂忽大計車遂  
斷酒肉澹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  
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冒必  
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

戊午

奏罷所陞官能復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  
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餘人  
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  
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  
十一月 十二月

三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宣宗章皇

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  
保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錢習禮  
爲翰林學士劉球爲翰林侍講其餘進秩有差廷臣  
以實錄成進官始此 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

酋阿台朶兒只伯走死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耻居無何虜入寇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瀕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攻野狐川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

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死  
五月江北大水直隸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  
剩餘米每府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  
數出給通關准作次年預納秋糧其米聽令竈戶將  
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米食用于時米  
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上下賴之河南叅政  
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魯泉始由進士任御史以  
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  
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訟簡然其

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勅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從之 六月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

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  
侍郎鄺楚寧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啓  
弊端咎將誰歸竟寢君子謂三楊之議是矣未免猶  
以專柄爲嫌而不果於行若鄺楚則硜硜自守而不  
達時宜者也 秋七月 八月 翰林侍講學士曾  
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  
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  
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  
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  
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懼

服是科稱得士云 九月 冬十月 召王驥等還

京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卿柴車陞兵部尚書仍

贊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

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食祿一千

石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十一月 以陳敬宗爲南京國子祭酒 十二月

四年春正月 遣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二月 大學士楊士奇乞致仕不允 閏二月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一百人是科

得章綸倪岳王竑 楊士奇乞歸省墓遣中官阮澹

紀

護送且促還京師 逮巡按湖廣御史陳祚祚按湖

廣上言遼王不軌數事 上怒遣官械繫下錦衣獄

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夏四月 倭寇浙東 五月 鎮守雲南黔國公沐

晟率兵討麓川都督方政戰死晟以疾卒子斌襲封

新作京城九門成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

部右侍郎 六月 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勅戶部侍

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被水軍民具奏賑恤翰

林編脩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

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



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  
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  
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  
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  
子孫宜習鞞畧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  
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疏留中不  
下 陞蘇州知府况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祿各正三  
品兩府循良之政卓冠一時君子謂其無讓龔黃云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地許官軍戶  
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秋七月 八月丙子

朔日食 松蕃用兵以王翽巡撫四川贊理軍務

九月 冬十月 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

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瘡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

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  
倉以時散歛又相其地開濬陂塘脩築圩壩以備水  
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  
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  
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  
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  
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脩復具實奏

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  
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  
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上曰此祖宗良法  
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

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  
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  
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  
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太后韙之自是振漸披內  
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按自古小人竊柄必覩上

行事偶以一二中其肯綮然後以漸入之王振蓋其

故智也 十一月 十二月

庚申

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 叅贊南京機務少保戶

部尚書黃福卒 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

詣兩畿及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  
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脩築圩岸䟽濬陂塘以便農  
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按今預備倉糧

饑民未嘗受惠而斗級之害無窮陂塘圩岸水利未

見興脩而力役之征時擾噫安得良有司者而與之

共慮此也 以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豐城侯李彬

守備南京 二月 大學士楊榮乞歸省墓 命侍

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叅預機務先

是王振謂楊士竒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

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竒曰老臣當盡瘁報

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

力行當擇後生堪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

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竒以榮當日

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巳

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

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竒服其言

三月 夏四月 立存積常股鹽法 五月倭寇浙

東 六月 秋七月 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楊榮卒于杭州先是告還省墓遣中官阮江護

送既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贈左柱國

太師謚文敏 八月 九月 封張昇爲惠安伯

冬十月 以儀銘楊翥爲郟府左右長史 十一月

十二月 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爲思恩府擢思

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遇一老僧於道從者

呵之不避詰其度牒檢之乃楊應能也遂自言曰此

非吾姓名吾乃托此而逃者也汝獨不聞乎自金川

失守大内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  
 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  
 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  
 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游四方以度歲月  
 迤邐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待盡早晚入土  
 無能為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憫之心乎願送骸  
 骨歸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為老

佛途次賦詩云淪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蒙頭  
 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

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  
 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審何

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内使也使之審視老佛

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  
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銍食之何謂不是聞揚上竒尚  
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爲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  
西內居之 按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嘗奏請追  
謚建文君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爲比謂順帝知天命  
歸我太祖遂避位而去其沒也得謚爲順帝况建文  
君又非勝國可擬者以親親言之固當視景皇以避  
位言之尤當視順帝追謚之典豈容已哉伏觀天順  
初英廟憫建庶人無辜釋其囚而聽其昏娶出入萬  
曆建元詔復死事諸臣祀于其鄉則加建文謚號北



諸景帝行當恭覩盛典矣 以孫鼎爲南直隸提學  
御史鼎初爲松江府學教授以清慎持已以禮讓化  
人士民咸信服之有司尊禮踰於上官嘗奉哀詔入  
臨府中誤翻戴喪冠知府見之亦遂翻其冠鼎前謁  
曰公冠翻非禮知府曰吾效先生其見敬信如此至  
是秩滿選陞提學中外皆稱得師